

明季甲乙兩年彙畧

東邨八十一老人隨筆

六月丁巳朔大學士高弘圖請暫輟閣務督收漕糧江上許之 禁訛言匿名揭 允馬士英言淮楊增兵三萬

戊午命製金璽代王 前巡撫王永祚遵旨就逮下刑部 命吏部司官敦促張慎言視事 楊州難民盛運開奏楊民橫遭焚殺上諭以百姓當仰體朝廷不得已之意該鎮忠勇名帥督輔旣到自妥已未舊大學士蔣德璟北歸奏賀 尚書張國維在途入賀 都督陳洪範請任北使命來京陛見 德安王僑居廣信 史可法乞選臣齋監國卽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敕抵山東北直曉諭時訛傳德王起義以謝陞爲謝陞也 楊州士民王喬龍奏高兵環圍不釋命聽督輔調劑

庚申以常自俊爲左都督自俊本革工上值寇出亡自俊負之履雪
數十里脫于難 史可法奏准人忠義碎僞牌斬僞使擊敗賊騎于
河上義兵集至二十萬聲勢甚壯賊將董學禮白邦政躑躅不敢犯
宿遷擒斬僞官請旨獎敘許之 夏允彝余颺嚴錫命文德翼補吏
部郎

辛酉馬士英奏北信誅僞功命加黎玉田兵部尚書盧世瀛太僕卿
舊輔謝陞上柱國

壬戌謚大行皇帝曰思宗烈皇帝皇后曰孝節皇后 馬士英奏冒
罪特舉知兵之臣阮大鍼當赦其往罪卽補臣部右侍郎許之卽召
入冠帶陛見先是大鍼被廢寄居金陵與孔昭士英及太監李承芳
交密周延儒再相大鍼士英同餽萬金求復官奪于物議僅起士英
至是士英思所以酬之勳臣殿爭因大鍼而發也士英乘高弘圖督

潛未入卽自擬旨、尊福恭王爲恭皇帝正妃曰孝誠皇后生母鄒氏曰仁壽皇太后神廟貴妃鄭氏曰孝寧太皇太后上元妃黃氏曰孝哲皇后 錢謙益協詹尚書 杜弘域提督大教場楊振宗安慶總兵 劉良佐奏開鎮臨淮士民張羽明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尚友等亦奏叛鎮環攻命撫按調和之 史可法以高傑悍不可制身入其營諭之見留不能出盡奪其兵傑從多散自是章奏俱經邀閱權遂不振 可法奏高傑奉旨駐楊楊人堅不肯納黃得功到儀真本爲安家眷而紿高者曰與爾爲敵臣至而亦疑之臣待之以誠勸其移駐瓜洲城傑許諾臣因與約隨當移駐盱泗臣調停于兵民間漸可釋其猜嫌

癸亥加趙光遠提督川陝 舊尚書丁啓濬奏弟啓光分守睢陽叅將計擒僞官多人解京 史可法言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

傳庭起自累囚張鳳翔表繼成馬士英起自戍籍當吳姓奉命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遲延則過之可原者國難之作勛臣殉國者誰孔昭何不思之慎言七旬家卿一舉吳姓便以爲罪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 工科李清疏請謚陶安方孝孺等蔣欽李應昇等從之 甲子吉王子慈燧報吉王播遷而薨 命護送潞王于杭州 姜曰廣辭歸疏云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觀逆黨掀翻又愧無能預寢 獎諭劉孔昭功在社稷 阮大鍼入見備陳見枉之由高弘圖言大鍼可用必須會議馬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於大鍼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徇其賄何所不光明也弘圖曰何必不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卽乞休 工部尚書程註致仕

乙丑劉澤清高傑公舉陳洪範仍以原官駐瓜洲泰興 馬士英爲

阮大鍼奏辨力攻呂大器姜曰廣諸人護持局面 原任侍郎吳履
中自理 萬元吉請復懿文追諡 惠王寓肇慶

丙寅尚書張慎言致仕上諭曰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
需召慎言遂止寧國孤孫間關來侍慎言曰祖孫相聚足矣國亡後
慎言鬱鬱卒孫扶襯返葬故里 侍郎張有譽到任 馬士英薦起
張捷 馬士英請申大逆之誅周鍾勸進未已上書勸早定江南其
伯父周應秋周維持魏璫門下逆惡兩世兄弟周鑣周銓均當從坐
劉宗周疏自稱艸莽孤臣言一室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
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一慎爵賞敗逃也而亦封誰爲不封者一
嚴舊官在封守而逃在使命而逃于法皆在不赦 又疏先帝身殉
社稷大江南不聞一騎北進宜誅一卸兵權于局外首圖定策之功
宜誅者二先帝誅璫鍊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虎彪盡反將興問罪

之師請嚴中外諸臣不職者始 顧九疇請削溫體仁文忠之諡其
體仁所摧抑正人宜諡文震孟文肅羅喻義文介姚希孟文毅尚書
呂維祺殉節諡忠節從之

丁卯科道羅萬象詹兆恒王孫蕃各言逆案不可翻阮大鍼不可用
馬士英自辨在兵言兵上慰士英切責科道

戊辰通政使劉士禎請令北歸諸臣靜聽朝廷處分不得紛然奏辨
予故輔劉一燝諡文端賀逢聖諡文忠 鳳泗總兵牟文綬奏臨
淮兵民相持不解命萬元吉調停

已巳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淞 魯王泊舟京口請附京簡僻地方安
頓 呂大器言近年溫周擅權老成凋謝一時庸奸僨事中原陸沉
皇上中興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政夫士英非以賄敗開罪
借途知兵而爲鳳督哉乃挾重兵入朝覲顏政地南國從來藹藹一

唆撥而殿陛暗啞叱咤藐至尊爲贅旒矣逆案一書先帝定爲亂賊
大防而士英拉大鉞于尊前徑授司馬布立私人越其傑楊文驄等
有何勞績倏而尚書官係內閣倏而金吾世蔭也 顧錫疇言大祀
莫如郊社合祀分祀後先互異但議禮於今物力告匱當刪繁就簡
稟從高皇合祀之制爲便 張獻忠陷涪州再陷瀘州

庚午淮撫路奏報宿遷民獲制將軍董學禮徐州副將獲防禦使呂
弼周 姜曰廣極論導內傳停會推之獎 尹民興言嘉廟時崔魏
煽逆士大夫喪恥忘君幾成苞孽之固垂至先帝末載天子下席諸
臣或匍伏而拜爵或獻策以梯榮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
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鉞卽行檄四方何以消跋
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逆案可反崔
魏亦可恤周鍾諸孽皆可使才宥過矣 典籍李模言擁立之事皇

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安得以定策爲功鎮將事先帝非有桑榆之
效事皇上未彰汗馬之勞議法當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策其何敢
安臣不願見光復未臻而國體先褻也黃澍奏臣曩在北都見司
農者不知天下錢糧之數司兵者不知天下兵馬之數大事糊塗所
由壞也乞敕戶兵二部各造一簡明冊置之案頭量入爲出御史
朱國昌劾在逃巡撫郭景昌泊舟清涼門外欺飾辨疏且論撫楚撫
晉種種惡孽命御史驅逐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
人淮撫路振飛與田仰交代卽日遂行士民挽舟悲慟
辛未馬士英以清國攝政王所諭南朝官民示奏聞請遣官資詔北
行敘東省擒殺僞官功以李元和爲首蜀王告急戶科羅萬
象奏驚見內員催征先是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閩金花銀釐茲各
坤卽崇禎時肆惡于淮楊者高弘圖以方爭阮大鍼事不便執奏請

身往督催因過肇基言之肇基悟卽上疏辭止

壬申詹事管紹寧請遴選內閣誥敕房官各以貲納授馬士英舉
陳洪範北行款虜賜福建總兵鄭芝龍蟒衣萬元吉請卹戰死
總兵猛如虎及監軍曹心明張獻忠順流下重慶

癸酉呂大器引疾去顧錫疇署吏部印御史左光先言阮大鍼線

索逆瑞野子傳應星殺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楊璉士英冒罪特舉明知無復有罪之者皇上不改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反之仇耶

甲戌劉澤清奏有典史顧元齡自北京出傳言皇太子卒于亂軍二

王遇害于二條巷澤清請誅呂大器指其起用王重掌選又指其

比雷演祚謂演祚爲吳姓走狗殺周延儒以媚東林澤清又薦公

忠之賢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及逃撫郭景昌王永吉蔣德

璟疏辭內召詹兆恒進魏黨欽案原本陳良弼諫阻勿番逆案

乙亥追復懿文太子與宗孝康皇帝追崇建文爲惠宗讓皇帝景皇

帝號代宗 舊兵侍郎徐人龍自請除用 僉都左茂第以母死于
北京願同陳洪範北使 湖按黃澍奏舊按劉熙祚自永州被陷爲
賊所執于九月晦殉節于永陽舊撫宋一鶴於承天之變武弁願負
之出奔一鶴不肯卒以身殉王聚奎棄數千里之地逃回省日惟催
贓罰爲事新撫何騰蛟到任乃扁舟東下

阿子湖按黃澍入朝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求召對旣入澍面糾
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俱下上大感動顧高弘圖曰黃澍言言有
理卿識之召入御座前澍益數其罪士英不能辨一語志孔復前言
其無上諸事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曰御史言事是其職內臣操議
殊傷國體士英亦跪求處分適跪澍前澍以笏擊其背曰願與姦臣
同死士英號呼曰陛下視之上搖首不言良久謂澍曰卿且出贊周
命執志孔 魯王渡江入浙

丙夜上私諭韓贊周云馬閣老宜自退避士英遂稱疾盡移直廬
具以出而以金幣分餽福邸舊庵田成張執中兩人向上泣曰皇上
非馬公不得立若遂馬公天下將議皇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
不煩皇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一去誰復有念皇上者上默然田成
卽諭士英疾趨入直隨有旨何志孔本當重處首輔亟爲求寬具見
雅度姑饒他有民謠曰要縱奸須種田欲裝啞莫問馬
丁丑塘報陝西全陷馬士英請亟獎趙光遠給以空札一百時光遠
已降賊矣忻城伯趙之龍奏辨先帝不當廟號曰思思字非美字
蓋之龍實不識一丁李沾嗾使排高弘圖也

戊寅以常應俊翊護有勞封襄衛伯世襲改內官監爲朝殿鳳
陽太監谷國珍請救命內閣撰稿給之國珍對御自增視總督行事
四字張獻忠衝佛圖關遂圍重慶四日城中力不能支乃破獻忠

屠之一城老幼無孑遺者取壯男子去耳鼻斷兩臂驅至各州縣言
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府鄉紳封籍以待則秋毫無犯矣
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舊撫陳士奇交代未去爲賊所
殺瑞王避難在渝闔門被害

己卯巡視朱國昌奏東洋地方有騎數百驅男捉女口稱奉命打糧
龍潭王把總不行守禦反餽之以酒食輦轂之下不宜有此濟寧
回兵朱繼宗復殺所署副將楊朴一家而自爲總兵與李元和共事
舊順天撫楊鶚浮海至懷遠侯薦之命預會推

庚辰禮部奏唐王殉難趙之龍薦序班黃家鼐擢少卿

辛巳徐石麒吏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張有譽吏右侍郎徐人龍兵右
王心一刑右王燮僉都巡撫山東張國維薦吳士蔣若水

壬午史可法奏報揚州已安特獎慰之何楷戶右侍郎任世昌僉

都撫應天進舊輔謝陞上柱國少師盧世漙工部侍郎黎玉田
部尚書王應華光祿卿俱充山陵使祭告先帝后祔葬呂大器
朝奏謝諭以挑激二字勿言通政使劉士禎參監生陸潯源爲兄
奏辨詞牽國本三案祁彪佳請留漕米十萬石貯鎮江

癸未諭禮部溫體仁貽毒深遠著削去諡以昭公道清兵入德州
盧世漙迎降濟王走死馬元騄奔南京謝陞亦出山入仕于清

甲申北將于永綬等渡江借住京口浙江都司賈之奎領兵至止其
地買瓜相爭而閔北兵遂焚東門外民居殺千餘人浙營官李大開
傷重卽斃總兵黃斌卿防禦京口丘磊鎮守山東

乙酉給募兵御史陳盡令字牌北歸諸臣南下舟次上聞監軍凌
駟在州時李建泰已作清輔駟有撫東之命與署道于連躍出示稱
順治元年然駟於南京亦發疏不絕是日有韃傳報濟寧欽命固

山額真石等奉攝政王令調兵馬巡視山東所到地界官民出郭迎
接違者以抗師治罪、又清國平西王吳三桂稱攝政王簡選虎賁
數十萬絡繹南下牌仰山東臨德一帶仰體大清安民德意

七月丙戌朔選郎倪嘉慶改戶科 命崇王二子僑居台處 賜故

御史王章謚忠烈
翰林汪偉謚文烈

命選淨身男子 有北騎數人持告云至青州

一為攝政王一為平西王吳各稱安民又有北中兵部文二片索一

路清冊惟濟寧未降東昌臨清皆服 又臨清中軍張顯榮稱攝政

王命額真固山石六家總兵駐德州侍郎王鰲永山東招撫

丁亥起張采儀制主事懷龍正祠祭員外郎 命敘山東擒偽功

予故總督盧象昇諡忠烈 著黃澍星回地方料理恢復承襲 舊

輔孔貞運卒 吏科章正宸言兩月以來文吏錫鞶矣不聞賦賦武

臣私闕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遜矣不聞敵慨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罪

原缺

壬辰惠桂二王駐廣西 魯潞周崇四王駐浙東

癸巳劉之勃僉都撫四川范鏞僉都撫貴州 御史米壽圖按四川

諭北京從逆諸臣倣六等定罪

甲午發十萬米給山東撫鎮 加李際遇劉洪起總兵防禦河南

乙未定京營之制視北京杜弘域楊御蕃牟文綬補三大營總兵

劉澤清薦大將馬化豹柏永馥聽督輔題用 御史陳盡募兵雲南

先攜三萬金備餉

丙申真定知府丘茂華等自稱固守不從清順史可法以聞

戊戌撫寧侯朱國弼以不預會推冢臣疏爭非制上諭出何會典

順賊出關道雒陽攻密縣李際遇小寨

己亥僉都御史左茂第言臣銜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爲命夫河北

則山東北直也關東則遼東矣遼東久爲虜據北直爲虜見居山東

雖殺僞官遍地皆土賊臣家人來云膠州被圍至賊十餘萬則不皆
向化可知也經理實有封疆之責以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繒歲
幣之事名實相乖此銜之當議者也馬紹愉昔年赴虜講款爲虜所
折奴顏婢膝虜送之參貂臺臣陸清源糾之其與虜交情深淺臣誠
不知但聞其私許虜金十萬銀百二十萬逢人頌虜臣不便與之同
行也 公侯伯各進幣賀上俱受之

庚子望日上生日受朝賀于武英殿 以開封推官陳潛夫爲御史

巡按河南 改黔督爲撫設川黔雲廣總督鎮荆襄 史可法請行

徵辟 賜馮國用謚武丁德興武襄廖永忠武勇王弼武賦耿炳文武恩

辛丑吏尚書徐石麒到任 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條陳新

政一吏部用人必勦臣商確一各布行政必勦臣面定一皇上圖治

必勦臣召對 史可法奏丘茂華所稱吳三桂師次慶都建

國順治元年旗號迫人削髮 兵科陳子龍糾莊應會督漕狼籍

癸卯予王熹諡忠愍蔡懋德諡忠襄 偽順行牌至東昌云發兵三十萬由曹縣至金鄉繳 催陳洪範速行

甲辰賜國初穎國公傅友德諡武靖宋國公馮勝諡武壯 都察院

劉宗周到任 參將夏有光報探至臺兒莊知順賊見在平陽整兵

太原潞安鄉紳富戶盡徙西安 賜國初章溢諡

莊敬 桂彥良 裕

乙巳用御史鄭友玄言削奪溫體仁周延儒薛國觀官銜廕子以爲作姦不忠之戒 李賊遣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路

丙午劉澤清高傑劾奏劉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 吏科章正宸指陳銓政一名器宜慎定策者旣茂厥賞其餘人自請敘十倍增官輦金不供刻印寧免瓜果之誚一職掌宜專用人獨歸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拔者有徑

自奏討者冢臣所職幾何一封疆宜肅文武共寄封疆不斬誤國之
臣不激報國之氣一廢官宜飭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累累
起廢不自靜聽豈不聞律有罷吏不入國門乎清國遺迹人四名
到沂州索糧戶冊賜國初唐鐸安放劉崧恭介何真恭介葉居昇忠
丁未黃澍辨馬士英見誣疏云麻城劣生周文江爲獻賊兵部尚書
引獻賊破省有錦衣遣戍劉僑托文江進美妾玉杯古玩數萬金于
獻卽用僑爲錦衣大堂比左良玉恢復斬黃僑削髮私遁尋送赤金
三千兩女樂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奏黃鼎署印麻城麻城
洶洶幾亂鄉紳請臣彈壓僑獻銀三千兩助軍臣批云正苦無糧真
可愧挾貲媚賊者仰漢刑收貯臣言亦隱而諷矣冀還武昌黃鼎代
爲解銀一千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頂臣又批云軍中無婦人何用珠
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漢刑變價濟餉臣巡方衙門收支皆有司

存士英以僞私書爲言試命將臣原書呈覽則清濁立見矣順國
僞將宋朝臣兵至杜勝集舊職方郭獻珂徵服邨居召標將張成初
與戰于桃園賊兵潰追斬朝臣

戊申催左茂第陳洪範星馳渡淮銀幣令馬紹愉隨後護行朱國
弼劉孔昭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給糧

巳酉劉孔昭薦舉循良卓異內有馮大任卽戶科所參賊私狼戾者
庚戌戶尚書周堪廢久不到任特陞張有譽戶部尚書大學士高弘
圖以不經會推繳命得旨特用出自朕裁蓋有譽清慎爲人所稱馬
士英借以開傳陞之倖門爲阮大鍼地也劉孔昭薦錢位坤言位
坤曾經吳三桂收用忠實可信長安所刻國變錄爲奸徒借題害人
不止龔彝受屈請亟收用位坤

辛亥杜文煥提督巡捕營盡釋高牆罪宗爲庶人涂仲吉諸永

明竝授翰林待詔二人皆俠節士救脫黃道周于幾死者 命經筵
擇吉錢謙益管紹寧陳盟充講官 南昌宗生朱統類上書誣詆大
學士姜曰廣穢跡顯有異志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蓋馬士
英欲擠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孔昭欲去可法以專任田仰爲一
網打盡之計阮大鍼屬艸授統類上之疏入高弘圖票擬究治上坐
內殿召輔臣入上厲聲曰統類吾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弘圖疏召可
法還朝爲非是弘圖抗辨士英獨默上每語必左顧田成明有指授
者 蘇按周一敬請表故舉人張世偉顧雲鴻學行以風世詔可
甲寅建安王朱統鏤參姜曰廣謀逆 高弘圖姜曰廣皆引疾杜門
戶科熊汝霖言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此尚可爲
國乎士英票旨云這厮指朕爲何如主姑罰俸三月

乙卯劉良佐劉澤清各疏參劉宗周勸主上親征爲有逆謀 澤清

請褒封吳襄使三桂銜感 劉孔昭奏吳三桂父子効忠宜加殊禮
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本朝而姦黨故欲崇之已寓賣國之意矣
八月丙辰朔上受朝畢命錦衣馮可宗遣役緝事

丁巳高傑等公疏請加劉宗周以重僂謂疏自稱艸莽孤臣爲不臣
旣上澤清以稿示傑傑驚曰吾輩武人乃預中朝事乎黃得功馳奏
辨實不預聞馬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士英仍擬旨云憲臣平日原以
議論取重葢刺之也 光祿少卿沈廷揚奉命海運十萬石餉吳三
桂道梗不可行祈止之上不許 科臣陳子龍奏有中使四出搜巷
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
自搜採殊非紀法又前見收選內員慮市井無藉自宮希進昨聞果
有父子同闈者先朝若瑾若賢皆壯而自宮者也 御史朱國昌言
有北城士民呈稱歷選宮嬪必巡司州縣限名定年地方開報今未

見官示忽有棍徒哨兒打入人家不拘長幼槩行擡去但云大者選侍宮幃小者教習戲曲街坊緘口不敢一詰蘇撫祁彪佳言鎮臣黃斌卿躬提一旅至京口正值亂兵肆劫纔得佈置鄭鴻遠欲以上江調換他處那借之錢糧如何銷算拮据都置一擲矣

戊午楊鶚兵侍郎僉都總督川貴湖廣廣西易應昌協院副都御史王廷垣管紹寧禮部左右侍郎原任昌平撫何謙自北逃歸已未賀世壽總督倉場朱國昌言往者賊入都城自閣部以至庶僚有一不青衣小帽叩首賊廷者乎至賊寨已去又思藏頭換面駕言不屈潛踪覓線冀燃死灰如梁兆陽何瑞徵等萬口唾罵矣至若劉大輦等恥心蕩然當與周鍾輩並行正法者也

庚申吏尚書徐石麒推舉朱大典王永吉有旨永吉身任督師致北都淪陷朱大典職私狼藉先帝嚴追未結何得朦朧推舉士英以賄

不至故擬旨切責尋賄至而擢用無碍是日張獻忠圍成都

辛酉加翼戴新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少師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少保起丁魁楚兵部侍郎僉都巡撫承襲

壬戌刑科表彭年言設廠衛緝事非朝所宜上責其狂悖沽名降三級調外命左良玉開藩武昌左夢庚惠登相竝都督僉事

癸亥諭戶兵部向差內官催省直軍餉并內庫錢糧因輔臣弘圖科

臣羅萬象諫止今需用甚急該部再嚴催限八月全完諭刑部所

擬從逆諸臣如領兵獻策卽在庶僚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賊情罪

極重豈可列二等京堂科道翰林受賊僞命豈可止于一絞封疆大

吏聞變倡逃豈止于流獻女獻婢豈止于徒諸臣負恩辱國至此須

有定案昭示天下禮部顧錫疇以祀海行侍郎管紹寧署部事

甲子李遂加職方司銜逮故大同知府張遴然戶侍郎党崇雅祭

酒薛所蘊、張獻忠陷成都蜀王闔宮遭害撫臣龍文光暨道府皆

死王應熊開藩于遵義沈胤培太嘗少卿徐一范鴻臚卿

乙丑侍郎晉紹寧疏請遣使祭告先帝后梓宮訪問東宮

二王消息

丙寅戶科熊維典言魏公徐弘基特薦張捷亦見勦臣勤于薦吏至
朱統類特參姜曰廣污及家庭曖昧如此不駁朝廷設立言官何用
長安街遍粘匿名謗帖指謗吳姓劉宗周皆李沾所爲

戊辰太后至自河南從儀鳳門入辰刻上迎於午門

己巳諭戶兵工三部太后光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賞賜

庚午劉良佐移鎮壽春馬士英薦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造船

辛未袁樞郭正中爲充東西道兵備御用監諸進朝請給工料錢

糧龍鳳牀座及牀頂架一應器物并宮殿陳設金玉等項約數十萬

兩工部何應瑞高倬苦點金無術懇祈崇儉

壬申越其侏巡撫河南其侏鄉科罷閑家金陵以馬士英妹夫起
朱之臣刑部練國事兵部劉士禎工部各侍郎文安之詹事 樊一
衡總督川陝凌駟東昌兵備 監生陸濬源借題三案疏詆舊給事
許譽卿譽卿辨言當日諸臣以翊戴光廟爲正今日諸臣以翊戴皇
上爲正均從倫序起見耳光廟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
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於濬源先帝久任體仁養寇釀禍使得生榮
死寵竊諡文忠皇上追削萬口稱快濬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
若輩之敢于黨奸欺上也 工部高倬言臣在署辦事光祿寺開器
皿計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費銀六千八百六十餘兩廚役衣帽工
料銀九百四十餘兩今日寇虜方張索餉兵器動以千萬計將何支
望皇上一熟籌也 予靖難忠臣方孝孺鐵鉉徐輝祖等諡

癸酉兵科陳子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陛下

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升平之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戶科熊維典言臣觀目前大勢卽偏安亦未可穩兵餉戰守四字改爲異同恩怨四字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勲臣繼以方鎮唯筆舌之是爭真可笑也且以匿名而逐舊臣以疎賤而參宰輔飛章告密端自此始厰衛之害橫者樹威黠者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先帝十七年憂勤止有厰衛一節未免結怨先帝厚待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係舉換授盡是殃民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綬敵愾十無一二叛障跋扈肩背相望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籍先帝簡任內臣而開門延敵且喋傳聞及今踵之尤甚于舊臣誠不知何說也

甲戌諭工部行宮湫隘亟修西宮之園刻期告成以居皇太后 浙

安撫左光先報土賊勾連逃兵義勇東陽許都餘黨復亂 周王准

于蘇州城外寄居 劉孔昭請操營額餉著常州府催解

乙亥劉澤清復捏四鎮公疏糾姜曰廣劉宗周謀危社稷 批浙撫

黃鳴俊奏左光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致煽動著鳴俊卽相機勦

撫 太監孫象賢自北來歸溫旨留用

丙子朱統類復訐奏姜曰廣雷演祚周鏞其疏仍出阮大鍼州馬士

英擬旨逮演祚鏞等時演祚居憂僑金陵鏞爲大鍼最恨入有自比

於孔昭者顯示辣手于同邑大僚一時陰擠而士英借是以迫弘圖

曰廣之去 僞太常丞項煜逮到 內批張捷補吏部左侍郎臣孫勛

丁丑群奄肆擾收女兵科陳子龍言之命禁訛傳棍徒不許借端詐

騙 補賜開國功臣謚桑世傑忠烈俞廷玉武烈汪興祖武愍茅成武烈丁普郎武節韓成忠壯花雲忠毅

戊寅獎鄒存義力勦聖母有勞封大興伯 贈吳三桂父襄遼國公

凌駟在臨清佯款清國馳奏亟乘機恢復遂命巡撫王燮總兵丘
磊速赴任山東改駟巡按山東御史給空札一百勸功進士王曰
俞請褫諸生許琰琰長洲人國變聞時行哭于市自縊不死尋而自
溺諭兵科許都初降終殺激變遺殃事情著在朝浙臣實奏

已卯贈李邦華少保廕子高弘圖何應瑞合詞請用王永吉允之
辛巳傳皇太后諭遴選中宮王心一工部右侍郎高倬刑部左侍

王滌右通政馬兆義禮科成勇福建道賜故巡按湖廣劉熙祚

諡忠毅通政使劉士禎引病求去太監盧九德請營制錢糧

史可法言臣皇皇渡江豈直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鎮豈直江北
數郡哉四鎮豈以江北數州爲子孫業哉高傑言進取開歸直構開
雖其志甚銳臣于六月請糧今幾月矣寧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
臣子慘遭國難何暇計此一官陋晉宋之偏安者不在空言之遂有

濟也 兵科陳子龍言東陽再亂全因縣官誅求激變

癸未姚思孝大理少卿 吏科章正宸言內批用張捷非制有旨前
解學龍薦葉廷秀亦徑批陞何以寂無一言 御史王孫蕃論方以
智自虧臣節復撰僞書以亂是非仰逮以智 劉澤清上言進取之
計募數十萬之兵儲數十萬之餉備十餘萬之馬匹器械須整頓一
二年乃可渡河惟恐姜曰廣劉宗周不得黨勝爲快快臣不能隨輔
臣急于一渡也今虜已入臨清會兵南下賊已道雒陽攻密縣如此
光景虜不至河寇不至江不止也

甲申故輔王應熊改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川湖軍務賜蟒劍 申紹
芳督餉侍郎王志道沈猶龍戶兵右侍郎郭維經右僉都 封福建
總兵鄭芝龍南安伯 召北來太監高起潛陞見起潛實奉太子浮
海至南朝論諱之 蕪湖主事陳道暉奏權關銀被賊入署掠盡

乙酉聖母南臨加恩可法士英少傅少保、充東道郭正中奏清騎
下東省 貴撫范鏞奏蜀寇猖獗 禮科袁彭年言僞吏政侍郎喻
上猷將荊州紳衿開薦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不受僞
檄萬策自經開先觸墻死 考選知推吳适等擬授科道部屬等官
九月丙戌朔朱國弼趙之龍上太子及永定二王諡時傳太子南來
欲斷之也 馮起綸福建布政使孫朝讓按察使瞿式耜應天府丞
蕭士瑋光祿少卿 命王揚基李乾德各帶罪往王應熊軍前理餉
侯柳祚昌催補阮大鍼官卽命添註兵部右侍郎仍禁朝臣不得
把持沮諫 劉宗周言大鍼進退關係江左興亡上切責之 追理
桃紅壩功奪張倫優賞加田仰兵部尚書錦衣指揮世廕 禮科張
希夏請停薦舉倖門 太監蘇養性請自往催金花進欠 太監李
承芳催發年例公費 下部議王先通廢卹先通非王守仁後人冒

襲降賊勸進爲賊聲罪所誅

丁亥內批蔣鳴玉梁應奇補科鄭瑜秦鏞補道諭史可法虜在河北寇在河南大兵繼渡或亦未便徐宿之師直抵汴梁禦寇防河尚可兼顧汝寧歸德去寇尚遠大兵前行當抵何處兵由楚豫餉就江淮勢分道遠東事如急能否四應詳酌緩急以爲進取

戊子高弘圖請開館修史

吏部奏姚孫槃貪酷激變東陽命逮訊

之賜殉國諸臣諡范景文文貞倪元璐文正李邦華忠文王家彥

忠端孟兆祥忠貞施邦曜忠介凌義渠

忠清

吳麟徵忠節周鳳翔文節

馬世奇文忠劉理順文正申佳胤節愍吳甘來忠節陳良謨恭愍陳

純德恭節許直金鉉忠節成德忠毅孟章明節愍廣西巡撫方震

儒言狼兵善火器藥弩以副將朱之胤統千人入衛

己丑內旨拔福建副使郭之奇爲詹事

馬士英奏補張成禮都督

僉事山東河北總兵 高傑請瓜洲泰興邵伯鹽稅助軍

庚寅諭通政司凡故官子孫陳乞不許封進 大理卿鄭瑄薦舊屬

兵備程珣才能適有彭歌祥爭婢事愬馬士英卽于疏批從重議處

辛卯上始御經筵 柳祚昌乞侍經筵 命驅逐黃正賓

壬辰高弘圖請設起居注 補廕故侍郎沈子木

入監

貴左光先

溢薦多人必有賄囑著從重議處 裁各省右布政使

癸巳劉若金通政司參議 史可法請督餉萬元言專駐楊州

甲午輔臣姜曰廣致仕回籍 諭迎聖母有勞劉孔昭等六員廕子

錦衣千戶 侍郎練國事阮大鍼見朝 選淑女黃氏郭氏戴氏送

內命再選 徐之垣補御史余颺文選主事

乙未左都劉宗周致仕 總兵黃斌卿駐九江鄭鴻逵駐鎮江黃蜚

駐采石 鄖陽守臣朱翊辨自稱孤城抗賊其子嘗洪捐生命優敘

丙申戶科陸朗以例外轉內批留用尚書徐石麒言即應移應劣轉
交通內臣倖留非法朗卽劾石麒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禮
淮安生員談正逢自陳守淮功求敘不許予故輔何如寵謚文端
丁酉王之綱爲盜寇將軍河南總兵官淮督田仰請餉有旨東南
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
之求田仰著與劉澤清通融措辦時澤清造宅于淮安極其深邃壯
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進北一步大興土木日
費千金田仰與之共事但知請餉不知餉之所用也考功郎梁羽
明自言昔日雖卽冊封著准優敘許定國擒獲陳州僞官惠在公
等賜故輔孫承宗謚文忠承宗于戊寅年雲波高陽被執不屈全家殉難者
戊戌例轉御史黃耳鼎以非河南道開送叅劾可聘賜張瑋謚清
惠董其昌謚文敏

吏科熊汝霖言獻賊已至重慶

闖賊且至成都破渝不守意在順流東下北使諸臣所恃以爲緩虜之要著也左茂第請兵請餉望眼尚懸王變敕印未頒馬價未給爲顯此何時而尚容姑待乎皇上旣以阮大鍼爲知兵卽當置之有用之地若但優游司馬樞輔已饒爲之何須添此

已亥何楷戶部左侍郎御史徐養心言人自德州來者言山東有清國巡撫方大猷道臣張安豫牌赴濟上宜敕王變早行鎮遏闖賊使孟長庚築江陵城逆獻復有取荊州之檄萬一順流而東尋陽蕪湖單弱樞輔尚屬棄舍不幾以金陵爲孤注耶總督死者止熊文燦耳其他一味欺飾失律之罪謂何清國總河楊方興駐濟寧傳檄山東州縣漸次款服方興遼東貢生降清登進士第一尚主歷官內院來總河與濟寧道朱國桂議取江南以修漕運

辛丑內閣題補中書多人

王滌石僉都巡撫登萊東江

牟文綬

總兵荊州、移黃得功駐廬州高傑駐徐州 賜沈子木諡恭靖沈

儆訥襄敏 太監袁昇請催各鈔關稅銀 遣行人洪維翰催督

錢糧 予殉難勛戚張慶霖諡忠武李國禎貞武鞏永固貞愍

壬寅葉重華廣西按察使 陸朗復討冢臣說謊 浙按任天成就

浙屬鄉宦金汝礪繆沅身汙偽命張嶙然方允昌爲賊親任一歸一

未歸李綱徐家材俱受偽職庶吉士魯梟王自超吳爾璵魏學濂爲

賊所留止學濂痛憤自縊諸人猶戀身家臣誼安容 清兵入宿遷

癸卯吏科章正宸大理丞 錄梅殷後一人爲散騎 召降賊都督

劉僑至京仍補錦衣 令王允成鎮岳州馬進忠鎮荊州 命劉泌

宜諭西蜀卽留王應熊軍前贊畫 田仰拿解光時亨至 越其傑

奏討餉銀 給楚藩朱華堞空名札一百 韓贊周請大婚禮物著

光祿寺辦 平陶安詹同諡文獻孫炎忠愍王愷莊愍許瑗忠愍胡深襄節

甲辰曹勳詹事程正揆右諭德黃道周禮尚書協詹陳盟謝德溥

竝侍郎詹事馬士英奏張亮永城戰功士英請州縣貢生納銀

准送學道收考劉澤清薦張鳳翔呂棲鳳可預重臣之選

乙巳予諫死蔣欽謚忠烈陸震孟陽忠定何遵忠節李紹賢忠端俞

憲李翰臣忠毅詹軾忠案劉平甫忠賢周璽忠愍張英忠壯皆正德年死難萬燝謚忠貞周起元謚忠惠

御史李應昇謚忠毅繆昌期文貞左光斗周宗建周朝瑞俱忠貞黃

尊素忠端袁化中忠愍顧大章裕愍皆天啓年忤珣死難忠貞也

丙午萬元吉還罔寺杜弘域提督池太、高傑為甸甸南歸諸臣

請從末減賜降賊被殺內臣李鳳翔謚恭壯子弟姪世錦衣以韓

贊周出其門故也諭工部大婚應用珠玉等如數解進

丁未宗敦一張鼎延左右通政周汝璣福建左布政加何騰蛟兼

撫湖北催范鑛楊鶚越其傑赴任黃斌卿不暇調遣續討司

諭督輔調來防江水師黃蜚四萬之衆太多淮上扼防亦要酌議
奏奪 奉化布衣方翼明直言政祈克終著送刑部問罪

戊申命鴻臚官宣諭高弘圖入直 楊文驄京口監軍 田仰爲淮

鎮請給米一百六十萬石 清將楊文興收服土寇掃地王等

已酉懷遠侯常延齡予一子文蔭入監 撫寧侯朱國弼進爵保國

公 張鳳翔添設兵部右侍郎 工科李維樾言日來道途鼎沸不

擇配而過門皆云王田兩中貴強取民女以備宮闈有方士營楊寡

婦家少女自刎母亦投井亦大不成舉動矣 工科李清言今天下

秦晉屬順燕代屬清兗豫已成甌脫閩廣解京無幾徽寧力殫于安

撫二撫常鎮用竭于京口二鎮養兵上供者僅蘇松江浙且昔以天

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有餘乎營建儀器事事增出其何

支也 左虞庚佩平賊將軍印 給越其杰餉銀十萬兩

庚戌議恭皇帝建特廟 再賞定策功加李沾左都御史沾因奏呂
大器當日沮難命革職逮問 諭兵部沿江文武官悉聽阮大鍼叅
處又諭姚孫渠貪橫激變許都尚敢搜賣賊產日事誅求激成大禍
罪不容誅左光先力庇貪令毒流東越都著革職拿問 又旨江上
水兵五萬陸兵三萬上下江水陸一萬五千操江兵三萬尚少三萬
議募補 太監韓贊周再進淑女六名 立開納助工事例武英中
書九百兩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
貢一千兩推知銜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各引拔人私敬如數例
出前納者重新再納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多
如羊職方賤似狗廕起千年塵貢拔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
口 清國山東撫方大猷承選豐沛二知縣胡增光胡欽光到任二
人兄弟也俱魚台生員 初袁妃公主受上刃不死尋復甦活帶傷

殘疾清王遣出宮依老中書周玄振家玄振之子遂妻公主永王久
潛民間至是元妃王相抱持大慟玄振懼奏之清王使內院
謝陞驗視陞執言其偽下之獄提牢主事錢某力辨非偽有士民數
人疏請收養直糾謝陞不忠當旨謂奸民不得誣詆大臣錢及士
民凡疏有名者悉戮因并戮王一日謝陞坐朝房忽若有物擊其背
疾呼一聲倒地嘔血數升卽死

辛亥盧鼎鎮守武昌 太監谷國珍奏要知府總兵而下悉行屬禮
馬士英假楚宗朱盛濃誣奏黃澍在楚凌逼宗室內旨命逮澍刑
部提問 田仰報沂州郟城宿遷烽火逼近 存問舊輔傳冠

癸丑起葛寅亮太常卿 諭北京舊官南來吏兵部報名量用

甲寅給駙馬齊贊元千金 張捷條陳數事上獎之 御史黃耳鼎

初奉差陝西巡按不肯到任因馬士英見朝復班自言無路入秦已

而例轉遂疏昔之按秦陳演陷臣不測今之外轉徐石麒麟謀暗害
又奏劉宗周被從逆有旨宗周持論孟浪著察明

十月乙卯朔李成棟鎮徐州將軍駐徐州李朝雲改後勁李世春改泗
州賀胤昌楊州各總兵 太后從人王庸王無黨授世指揮、吏尚
書徐石麒麟罷馬士英欲用張捷使陸朗黃耳鼎蓮疏詆之遂致仕去
捷因署部事、周延儒子奕封乞恩免職馬士英擬旨奕封赦免罪
輔賊賄係親弟正儀指騙正儀既故未完贓六萬著于汪疇名下追
入贍係徽商最富士英先年假貸不應故恨之也

丙辰禁諸臣酬接宴會馬士英阮大鍼劉孔昭牛國弼仍每夕醵飲
為常 鄭芝龍鎮守福建羅聯芳貴州總兵 趙梁雲構添設兵部
右侍郎錢元愨太僕少卿 百戶魏棟等自言扈衛之勞各陞一級
准漕米上納每石加尖一斗二升

丁巳命鑄弘光錢、清國牌到濟寧稱攝政王發大兵四十萬南
諭州縣預備糧艸有臨清章總兵進濟寧駐札、

戊午應天尹禳旱 減吳昌時贓銀十之五 錦衣馮可宗捕得江
陰知縣行賄于李沾者馬士英爲之請詔勿問 馬士英將起用蔡
奕琛楊維垣恐物論不容乃趨一大僚薦之薦詞有阮大鍼皆魁壘
男子語奕琛不喜颺言於朝曰我自宜錄用何藉某之薦牘謂我聞
者鄙笑之

己未張孫振補四川道御史、降賊故尚書張縉彥自言在河北收
義勇誅僞官大學士王鐸係之命以原官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
文武委用給空名札二百 清國東路兵至沂西路兵至濮

庚申大學士高弘圖四疏乞歸允之初弘圖家甚富山東遭亂後穢
悉無存惟一幼子自隨欲僑常熟不果寄棲吳門僧寺幼子附讀邨

館已遷之會稽清帥以書召之弘圖不啓書逃之野寺中以幼子託舊館客談遷而卒 時上深拱禁中惟漁幼文飲燒酒雜伶宦演戲爲樂馬士英當國與劉孔昭比濁亂國是內則韓盧張田外則張李楊阮一唱群和兼有東平興平遙制內權撫寧忻城侵撓吏事邊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日乘時射利識者已知不堪旦夕矣時有聯云劉阮非仙人先後幻弘光之土地牛馬皆畜類南北銷中國之冠裳辛酉遣內官孫元德往浙直閩三處催金花段價一應年額兩關稅銀兩浙鹽漕備練商價給引行鹽隨征隨解

壬戌韓贊周奏淑女齊集 劉澤清舉用文臣黃國琦、黃澍奏辨內旨朱盛濃害非剝膚何至于千里叩關 予陳仁錫謚文莊張邦紀謚文懿 清國取豐縣胡增光入城前知縣劉燧走死

癸亥劉孔昭弑其祖母胡氏氏爲劉尚忠繼妻實生萊臣而孔昭父

璽臣爲出婢莫氏巧雲所生旣奪嫡父子相繼遂殺璽臣贈莫氏爲伯夫人惡胡氏出揭并縊殺之 劉澤清殺其叔副總兵劉孔和孔和故大學士鴻訓子澤清初爲其狎客及後勢盛反抑孔和役屬之一日以所作詩示孔和曰奸否孔和戲曰不作尤好澤清色變亡何道孔和以二千人渡河忽檄召至斬之所部二千人洶洶不服令別將擊斬之無一人存其兇暴如此

甲子楚撫何騰蛟加兵部右侍郎 賜內官王承恩諡忠愍立祠以降賊夾死王之心七人附祀各塋錦衣官 抄沒朱一馮家私

乙丑淮督田仰奏鳳陽地震 淮安自路振飛王燮恬据各坊義士同心戮力頗成鞏固王路去後澤清突來警蹕散遣義士禁驚者籍之部下搶劫邨落一空與田仰日肆歡飲北兵南下有問其如何禦者澤清曰吾爲擁立福王而來以此地供我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

江南一郡去耳 戶科陸朗論徐石麒貪邪卽王思任爲趙之龍所薦何得擅竄察中

丙寅張孫振掌河南道 太監韓贊周請選淑女于杭州 御史胡時亨言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出勳臣之口至從逆僞官借口軍前蒙面求進武臣不效命謂文臣掣其肘今不又武臣掣文臣之肘乎又言黃國琦施鳳儀補用臣實駭然黃則僞吏部掌硃封者施則管儀仗時語賊不可用亡國之器願自賠千金造者此何人而辱班行乎

丁卯張捷題授中書多人又題監紀通判推官多人 馬士英奏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以隆接待北使之體 張有譽言御用需迫請差內員各處催征 劉澤清報顛沛邳曹單開歸處處皆有清兵陳洪範左茂第渡河無期王變丘磊赴任無地徐州爲張成福所

守成福送母至淮令馬化豹代須令成福還徐化豹回淮清將已在沂郟必令丘磊渡海先收登萊邳宿正當南北通衢合修清河廢城使馬化豹柏永馥防守如此派定以待使臣回日定和戰

戊辰總兵卜從善駐蕪湖 劉孔昭奏補標營 諭管紹寧京城百萬家豈無淑女著博訪細選 諭內官田成李國輔分路速選淑女

令崇王次子慈煥寓溫州

已巳南和伯万一元璽爲賊戮諸公侯十五人請卹 兵科王奏李祖述朱元臣倫生負主有媿諸勛下部議 祖陵屢震太監谷國珍以聞 炤磨張明弼奏周鑑之險惡 何楷兼工部左侍郎 張捷言先帝末造民心兵心士子之心將吏之心無所不壞要皆在廷諸臣之先壞而種種因之重賄所歸使人不知有法紀以科場爲壟斷以文字爲糾連舉貪官汙吏之所漁獵豪紳悍士之所誑逼憤帥驕

兵之所淫掠聚毒于民民心既去國運隨之禍慘及先帝矣按捷疏甚得當日情景而立朝後一惟阿黨是徇毒更甚焉古人所以致慨於目睫也

庚午職方楊文驄請弘佛教以扶王化 監生蔣佐上累朝實錄
許定國開鎮睢州 清兵入海州

辛未命北歸庶吉士史可程督輔私寓候議 戴英補兵科給事中
張采精膳員外郎 刑科梁奏周仲璉卑污無恥命提問御史鄭奏
李喬素著清能命復官蓋仲璉于賊入京時削髮潛遁不受僞辱而
喬則在疆棄城嚴逮逃匿者 諭韓贊周挨門嚴訪淑女富室宦家
隱匿者隣人連坐 清兵至宿遷界鄉民具羊酒迎之縣民盡逃
壬申張捷陞吏部尚書彭遇颺改御史遇颺敢爲大言謂馬士英曰
岳飛言大誤文臣若不愛錢高爵厚祿何以勸人武臣必惜死方養

其身以有待

癸酉丁魁楚總督兩廣 諭兵部臨淮侯李祖述奉命守門城陷君
亡偷生南竄該部嚴議 管紹寧請予行人謝于宜祭葬蓋被賊追
賊夾死者 劉澤清括集商船爲水管薦黃國琦爲監軍

甲戌史可法薦北歸諭德衛胤文兼兵科命監高傑軍 給鄭鴻達
鎮海將軍印 予朱統類改授京官尋補行人曰須還我總憲

乙亥命黃得功劉良佐合兵駐鳳壽 張秉貞巡撫浙江 敕王永
吉駐徐州 戚臣李誠臣奏要典始末

丙子停冬至郊祀 頒戶部印單給州縣實填贖鍰 前尚書徐石
麒上言臣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款局蓋拾
馬紹愉之邪唾以顛倒成案爲日後賣國之地耳請先言款事王化
貞違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爲市城陷身逃而款敗袁崇煥遣

僧弔老憨因以議款及騎薄都城先帝誅崇煥而款再敗楊嗣昌爲
樞密建適內寇再以款市聞先帝命俱建情竟得媢書而款議復敗
嗣是卽新甲主款矣先帝因傳宗龍之言召新甲切責謝陞獨曰建
果許款款亦可恃於是遣馬紹愉往義州建不表謝而復得媢語先
帝大恨而款又敗自張若麒倡逃後謀國之臣無不望款天子親發
璽書擇使者而遣之乘傳至塞外邊臣張筵燕建使建使一語不及
云待老憨命及憨至義州責諸酋私通中國將殺我使譯事者叩頭
乞哀馬紹愉匍匐竄歸不見憨而臺省惡其辱國盡發新甲奸罪此
四五月事至七月忽下新甲於理臣獻之引失陷城寨律秋斬周延
儒極力營解以虜夫薄城爲言先帝曰僂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
著卽會官處決所謂親藩者皇考與焉皇上遽忘之乎順賊出潼

關三營向歸德三營上裕州二營踞郟縣

丁丑解學龍刑部尚書陳盟吏部右侍郎楊維垣通政使 阮大鍼
奏雷演祚不忠不孝下法司嚴訊 河南勸農尚書丁啓濬罷
戊寅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御史霍達巡漕 馬士英奏杜文煥先
年戰功 鄭鴻達黃蜚黃斌卿各請戰船月餉
己卯張鳳翔復尚書管侍郎事

庚辰復以黃耳鼎爲御史 吏科張奏近時位署無常揆舉疊進
金匱穴營求不止如往之計典可翻明歲之計可以不設矣
辛巳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北來復任謝恩

壬午都督曹友義領黃河水師金聲垣改豫楚援勦

癸未劉安行僉都提督浙直市舶屯田劉若金提督閩廣屯舶兼珠
池海防 諭吏部郝明徵原非行賄准復原官

甲申張作楫提督四夷館 張孫振追劾吳姓鄭三俊劉宗周祁彪

佳

十一月乙酉朔予李邦華王章厯錦衣世官 予許士柔等士柔常熟人與文震孟倪元璐同年友善正誼相易溫體仁惡之阻其入閣摘其舊撰高攀龍誥語降調之朝論共憤至是吏禮部爲請命昭四品例全給 周藩安鄉王居無錫 太子潛居與教寺高起潛私聞于馬士英遣人殺之及至而太子已先一日渡江南遁矣

丙戌起蔡奕琛吏部左侍郎 御史游奏今日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苟故以舍沙之口激之速去亦思常人所不忍道者瀆于君父之前其視皇上何如主乎台省中微有規諷則以爲比黨相戒結舌真所謂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丁亥御史王化澄按廣東胡時忠視南京屯田 予故翰林沈懋學

謚文節焦竑謚文端

戊子西宮舊園落成賜名慈禧殿 桂王薨謚曰端 著候勘黃澍
回籍 總兵丘磊報青州之變磊于白沙祭海裝家眷行李于船將
下海北發

己丑陳潛夫私自回籍著撫按察之 太監谷國珍奏鳳陽火災
丁啓濬丁魁楚合奏有僞侍郎金之俊係舉二人僞撫遣人持徵文
至爲劉良佐所獲二丁合辭待罪 御史何綸按准

庚寅越其傑赴任河南有旨慰之 行人莊則敬自言曾事福恭王
命與考選 命文武官俸盡支本色 命開屯海中玉環等山 太
監韓贊周請西洋大砲 丘磊帶百餘騎至安東柏永馥王遵垣召
磊進署突兵擒之

辛卯伯常應俊薦許定國實心恢復著鑄印給之 許諸生納貢

壬辰吉貞王子慈烺嗣封總兵馬進忠鎮荊州寄流寓諸生於
淮安府學予王在晉祭葬

癸巳設起居注官六員輪珥筆以記實事史可法爲弟可程文過
求恕駙馬齊贊元稱頌劉孔昭翼戴功深賞不足酬著吏禮部再
議王驥爲太僕卿居遼王于寧海

甲午改太僕寺署於南都居祁陽王於邵武朱盛濃以能論黃
澍特授推官左良玉奏承德將士絕糧餓死陸朗言徐石麒以
巧詐文其貪劉宗周以迂腐托於正必有真才真品如王驥鄭瑜畧
以節鉞當無多讓是夜清兵破海州將獄囚盡放天明回兵泖口
沂州清將兵馬八萬分路南下一向沐陽一向邳州一向宿遷又
牌行邳縣催辦糧料

乙未端門西旁舍火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固守待救

丙申琉球世子尚賢入貢告襲限中宮禮冠三萬金常冠一萬金
下戶部措辦予吳阿衡諡忠毅命鄭鴻逵節制京口至海門
史可法上言三月以來一兵未出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黃河以北
悉滌腥羶近見虜示公然以逆加我辱我使臣是和斷斷難成也我
卽臥薪嘗膽枕戈待旦尚恐無救于事今觀廟堂之作用殊未盡然
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繁費朝夕
之宴飲左右之獻諛宜一切罷絕卽事閑典禮亦從儉約蓋賊一日
不滅虜一日不靖卽有宮室錦玉豈能宴享必皇上念念刻刻振舉
朝之精神庶平天意可回耳

丁酉右僉都郭維經哀懇辭職內旨責其欺仰應天撫邢彪佳罷
戊戌大理卿鄭瑄罷獎高起潛冒險來歸忠義可嘉
己亥起朱繼祚少詹事

趙之龍奏

黔兵萬里荷戈三月缺餉上切責戶部劉澤清奏清將夏成祖發
兵濟寧楊方興在宿遷集鍊匠打鍊條爲紮筏之用臣今議分信防
河三里一堡百步一閘空處築牆挑濠灌水勒令有司興工王燮田
仰王永吉自安東至徐蕭碭屬督輔開歸屬越其傑冬中報竣候左
茂第回日另圖也 又請安流寓青衿以便科舉 工科李爲降賊
被殺諸臣彭瑄顧鉉李逢申請卹

庚子陞李永茂巡撫南贛 給浙江總兵王之仁鎮倭將軍印 屈
動補吏科給事中 戶科羅萬象以回奏掩飾罰俸一年

辛丑追論江右功解學龍世錦衣千戶 奉先殿上梁 沈廷揚加
光祿少卿宋勛李猶龍太僕少卿 周藩臨汝王寓武進 孫維城

襲懷寧侯補缺券 予故舉人歸子慕張世偉顧雲鴻翰林待詔

壬寅陳潛夫奏張縉彥凌駟南渡者卽安插河南不必入覲

癸卯兵科戴英自辨被誣情由

甲辰曹勳禮部侍郎管翰林院沈延嘉劉同升陳之遴劉正宗各轉坊官 贈故山東巡按宋學朱大理卿學朱潛家二年始故馬士英奏其殉難也 西鄂王寓寧國 諭蘇撫大瞿山屯田 吏科張言臣鄉來者言賊久踞平陽人亡過半 田仰言清將已駐沂莒二州哨馬至沐榆遼人趙福星爲宿遷道統兵五千鎮守 吏科抄參安遠侯柳祚昌所薦程士達富賈蠢豎非可與舉貢同例

乙巳魯王移居台州 王變爲丘磊引罪 戒宗室換授

丙午劉洪起加總兵銜 李沾請分臺員從逆真枉 潁州生員盧鴻上七政曆

丁未長至節上受朝賀 馬士英言加九江守道耿廷錄太僕少卿

命調臨安土官沙定州兵馬一萬從建昌入川此從天而下也允之

張鳳翔兵部尚書巡撫蘇松四府盧若騰巡撫鳳陽 申紹芳言

江北需餉急命戶部于附近州縣措二十萬付之

戊申劉孔昭以定策功進封侯爵不受特旨獎之 獎阮大鍼役民

修築敵臺 諭吏部王孫蕃與李沾定策同事有勞一體優敘 諭

兵部職方監紀倖濫俱不准 諭禮部求恩濫予可厭宗室吁籲難

憑宜慎辨之

已酉馬士英請權酒助餉下部行之 黃斌卿改駐安慶 命許定

國鎮守開封與王之綱合勦 御史沈宸荃劾張縉彥王永吉何謙

丘祖德黃希憲曾化龍命縉彥永吉勿問何謙等法司提之 高傑

請藉沒周延儒財產論不忍行

庚戌總兵黃昇請牛種興屯 楊文聰請金山圖山建城

辛亥劉澤清薦時敏海外興屯 命蘇京駐廟灣防海 令王永吉
議塞汴口 吳希哲補工科曾倜補山東道 五國賓光祿卿
壬子予胡守恒祭葬諡文節

癸丑命馬士英大閱 上不豫幾殆輔臣入候群閣竊竊有所指畫
良久乃退時上崇飲好內權在群閣田成爲最大臣皆因之固寵政
以賄成時語曰金刀莫試割長弓早上絃求田方得祿買馬卽爲官
甲寅起楊公翰太僕卿馬鳴寔湖廣參議 汀州分守夏尚綱進萬
金助餉有旨以道臣而捐萬金操守可知況汀寇猖獗貽禍地方著
革職提問

十二月乙卯朔加練國事兵部尚書白貽清太子太保 御史沈向
巡按湖廣 清國萬騎下河南 荆王寓九江

丙辰琉球臣金應元入朝

丁巳命王永吉總督防河劉高二將聯絡張縉彥王變分布河北王
際移駐淮上命黃得功劉良佐移置近地以援邳宿馬士英奏
劉孔昭實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光密議效忠命二劉進侯爵文光加
京銜澤清請禁巡按訪拿奸惡

戊午錄國初功臣馮國用馮勝各世襲指揮

己未加劉承胤右都督馬士英保薦胡國貞等悉加總兵銜春
坊韓四維自言未經賊辱棄家南奔命復官四維實願輸銀二萬求
賊司業而賊降爲修撰者

庚申凌駟交納僞憑僞契陳潛夫報順賊來窺河南

辛酉凌駟實授御史命何騰蛟以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雲貴廣西
召楊鶚回部安遠侯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高允茲補御
史阮大鍼編巢湖民船爲保甲

壬戌高傑薦舊臣黃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解學龍劉同升趙士春章正宸爲衆正吳姓鄭三俊爲萬世瞻仰金光宸能開元姜埰無愧社稷臣金聲沈正宗夙儲經濟

癸亥吳國華右諭德定勇衛營萬五千人刑部奏故偏沅撫陳謨失守封駁罪著助三萬金收贖論六監商起潛匿臣已在河上兩駐浦口無事便于提調有事相機應援

甲子命太監盧九德丈量蘆洲升課許桂王妃王氏扶王樞同衛乙丑齊藩宗長知壻等請換授官不許光時亨辨罪不允

丙寅史可法請發鉛彈三萬斤生鍊十二萬斤銅甲葉五百副命部給之又薦舉人韓詩等吏科張奏督撫所薦司道推知貢監生員詐畢現無非騙官有旨命嚴覈叅處

丁卯馬士英奏沽酒之家每斤定稅一文以定策功加張文光大

常少卿又以尹伸顧光祖添註少卿戶科吳糾亂政監司一爲陳之伸以克東少叅聞警潛逃革職逮問程稱部覆滕補僉憲一爲夏萬亨中書被察題補勸農知縣加副使銜棄地南奔遂營齋詔之後稱副使又借題迎護陞江西布政以邑令半戰而登岳牧一爲郭正中以舉人罪枷責戍滕選知州避兵不赴借仁修曆入京奉旨驅逐今又借危疆躡得僉憲因此而推則從賊投用之黃國琦應得書錦矣

戊辰李希沆添設兵部右侍郎高斗樞巡撫湖廣獎阮大猷築鴨磯堡之勞監軍宋劄請添礮銅陟

已巳左都督陳洪範南還上言初禮部薦臣以臣與吳三桂同里戚誼意清之破賊必三桂爲政其事殊不然九月十六日臣至德州清撫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必敬語止許百人赴京朝見去

曰朝見則目無天使矣。閣臣衆議以抗節爲不辱命。但知三桂借兵於清。未知清勢之狡悖也。錦衣駱養性爲撫道兵相迎。二十九日至河西務。贊畫王言資臣名帖送內院。回言馮銓謝陞等詞色俱薄。却帖不收。十月十二日奉御書入正陽門。臣隨宿鴻臚寺。關防甚嚴。水火不通。飢寒殊苦。十四日內院剛令榜什十餘人來。夾服佩刀直登寺堂。据上坐。指地下壇。令臣等坐。大聲責臣等。江南不應使立天子。且曰毋多言。我將不日下江南。十五日剛令來收銀。將十萬兩。一免訖蟒段餘幣尚在後也。私計吳三桂不出受書。則舊金可以無事。諸虜踴躍搶散。明日遣兵押行。臣等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皆不許。朔誦僞檄。大都悖詞。二十七日促行。防守益嚴。十一月朔至津。後運段絹悉押去。疑養性有私于臣。削職逮問。四日過滄州。有夾官來追執。左茂第回京。不容敘別。十六日過濟寧。清兵乃還。二十一日

到徐州渡河。洪範入見。言清必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通政使楊維垣言。三朝要典爲黨人所煇。命禮部購付史館。庚午。丁啓濬加太子太保。丁魁楚進兵部尚書。贈李邦華太保。辛未。錦衣馮可宗獲妖僧大悲僧。故齊藩宗人。狂言受先帝命。已復王爵。又狂言先帝實未晏駕。指斥上云云。命下鎮撫司。

壬申。命王永吉防河北。張縉彥防河南。分許定國王之緡信地。進馬士英少師。士英疏言。虜雖窺渡。甚急。然賊勢尚張。虜豈無後慮。自昔強弱。何嘗赤壁三萬。肥水八千。況我全盛乎。痛飲黃龍。願諸鎮勦之也。義陽王杲太倉。尚書黃道周。太常卿葛寅亮。尚寶丞鄒之麟。見朝。

癸酉。陳燕翼吏科右。錢增兵科左。舊閣臣錢士升加太子太保。詹事府中書舍人。四川僉事張一甲言。川事決裂之甚。東則張賊直。

衝夔門由忠萬而上勢如破竹北則李賊漸逼園中廣元昭化以前
久樹降旗通巴一帶日爲搖蕩土賊西掠六月二十一日張賊陷重
慶瑞王遇害舊撫陳士奇拷死將弁俱殲兵民砍去一手者萬計八
月初五張圍省城初九日大砲崩城官兵各潰士民慘死擁尸塞流
蜀王撫按總鎮三司俱無下落而李賊又于七月招安保寧士民投
順川者無兵膽氣已爲搖蕩折盡自涪渝繼陷各兵砍手放歸見者
寒心諭都督牟文綬鼓銳先赴施州

甲戌川督王應熊上言重慶成都二府凡川民敲骨吸髓所供殆七
八十萬悉爲賊有各將如羅于華侯大錫曾英王祥餘勇可賈在所
用之受僞命李達申贈太僕少卿命史可一會兵援邳州

乙亥劉澤清薦受僞時敏仍以兵科開屯大瞿山解學龍請寬貶
節偷生諸臣如何瑞徵張若麒楊觀光竟崇雅熊文舉二十人應候

三年定奪。允部議詔封于謙臨安伯遣太僕主簿陳濟生致祭
丙子張捷抄出楊維垣所題言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薦之獨臣
不肯附和。已巳虜變有一非爌所召者乎。只造得一本不公之逆案
阮大鍼及臣皆以不附楊左而入乞皇上重懲。嘗定有劉廷元徐紹
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徐揚先岳駿遠等雪之而恤之周昌
晉徐復陽虞廷陞郭如閻季寓庸陳以瑞曹谷雪之而用之王永光
唐世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升袁弘勛徐卿伯水佳胤蔡價此案者
亦宜恤之用之。禁書坊不許行五陵注略

楊仕聰曰五陵注略者許生重熙之所撰也持論頗異如葉福清
之諡忠似謬方德清之諡正似醜朝論諱之至言劉伯溫非渡江
勳舊襲封出鄉人之推戴前人已言之劉孔昭一見大怒適濕
相惡倪元璐恐其入閣孔昭遂以倪姻妻事與許並股作疏意重

在許欲開大獄 上不允親 票旨放歸許之書遂播行

丁丑命雪舊順天撫陳祖苞失城之罪 解學龍上從逆六等案二

等應磔宋企郊等二等長係秋 決尤時亨等三等應絞贖陳名夏等

四等成贖王孫蕙等五等徒贖 宋學顏等六等杖贖潘同春等存疑

另議翁元益等 允建文諸臣 諭 方孝孺文正齊泰黃十澄張昂盧

俱忠烈鐵鉉忠襄王叔英文忠 黃觀文貞卓拔練子寧徐輝祖俱忠

貞同是修王良貞毅王長參鼎 文高魏俱忠忠義戴德吳魏見俱賢

俞達展俱忠忠慈黃誠忠敏曾鳳 品高魏俱忠忠義戴德吳魏見俱賢

姚善類伯端忠惠卸瑾貞愍陳 莊善忠節葛洪洪果愍胡子昭介照劉

理則節九七十一人俞通淵舊 山公程能平湯伯俱棄烈謝黃英山

伯主得分水伯俱勇愍馬宣全 以伯貞壯朱堪舍山伯壯烈十七人

戊寅上居興寧宮忽然上色不 仁韓贊周言新宮宜懽上曰梨園殊

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或 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張縉彥分諸

將防河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屬許定國祥

符以西至汜水屬劉洪起河維委李際遇 高傑北征發徐州 管

紹寧言東宮確然遇害命于明年二月爲東宮制服

已卯念鄖陽孤危固守加徐起元兵部侍郎高斗樞副都御史朱翊

辨京堂缺用唐庶人聿鍵求復王爵不允命居廣西之平樂

庚辰命婦入賀復姚思仁王永光原官覲嘉慶利科右

辛巳高傑至歸德貽許定國千金幣百匹駙馬齊贊元掌宗人

壬午瞿式耜巡撫廣西馬乾巡撫四川搜取寧波漁課七千兩

癸未馬士英追理擒獲巨盜程繼孔功加高傑太子少傅史可法太

傅布衣何光顯上書乞誅馬士英劉孔昭錢於市籍其家

甲申賈登聯四川總兵太監係象賢孫珍世錦衣會華吏利抄

叅逆案陳爾翼頌璫有內外諸臣心厥臣之心謹請施行久持吏議

內計處分楊兆升亦係察處之人近皆薦起抄出議之

明季甲乙兩年事略第二卷

二卷異同補

先皇帝共三子。太子年十六歲。定永二王皆十三歲。闕入京時。大索。惟永王不知所存。自成東出。人見太子馬嘶尾隨後。不見定王。或曰。已先日隨闕將出京。過通州。馬上失一履。有人拾而進之。王伸足與。因問軍乎民乎。人以民對。王曰。軍則食我家飯者。民方受征稅之。苦有何好事到汝。其人泣。王亦泣謝之。自成戰敗西還。不見太子。隨後。人傳太子歸吳三桂軍中矣。十月有男子自詣周中書家。求見公。王相抱持大哭。滯留不去。周僕逐之。遂為街道所奏。明日殿中勘之。言宮中事頗合。以訊內宦。莫敢認者。有楊宦在旁。皇子曰。此楊某曾侍我。楊即詐曰。奴婢姓張。先服侍者非我也。又呼舊侍衛錦衣卒十人訊之。咸言是永王。有晉王者。山西從闕來。因留京師。獨言其偽。一內監言真。於是言真者皆下獄。刑曹郎錢鳳覽詳訊。遂以真皇子報。

命晉王逆詆覽。勃然語侵晉王。復廷訊之。內閣謝陞執以為偽。皇
子曰。某日某事。先生憶之否。陞默然。一揖退。鳳覽面叱陞不臣。正陽
門商民數人。具疏救皇子。言謝陞禽畜無道。具疏人亦下獄。乙酉正
月十日。攝政王謂廷臣曰。皇子真偽無傷。但晉王係明朝宗室。謝陞
係明朝大臣。鳳覽訶晉王。百姓罵謝陞。皆亂民也。命繫獄者盡殺之。
謝陞早朝。見鳳覽與拱手。須臾漸睡。時。自語曰。錢先生饒我。腫潰
即死。四月初六日。鳳河民張三聚衆。誓救皇子。以楊生員為謀主。采
育生員孫三應之。俱經擒殺。初十日。皇子遂死。

東村老人曰。國變後。皇子凡三見。北京則自諸周中書家者。南京
則內使踪跡來者。太平則人首出者。以問世路人。皆曰偽也。愚謂
不然。今人見小害必避。明知皇子出則必死。誰肯冒必死之事而
偽為之。故吾謂成方遯事。於古則有。於今未必然也。在北京。一以

為永王。一以為太子。若是太子。則南京信偽矣。馬士英已言之矣。然觀當日南中人情。人人欲翻鄭戚舊案以媒進。誰肯証先皇之有子。據馬士英疏云。既為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却走紹興。即其言而覈之。既非東宮。彼自走紹興。於朝廷何關利害。而遣人追之來。不可解也。初到安置僧寺。百官群遞紅帖。旋有諭禁止。又兵襍當於街。似護似防。隨取入宮。越日付之獄。何多周旋也。又官會審不決。王鐸一人定假。李沾始喝用刑。確然偽矣。又不加之縲紲。仍以有與送獄。一對板前導。不可解也。我不能隨世路人雷同。且存當日之實案耳。

順治八年冬月。有人出首三皇子在民間。擒提至馬督府審問。皇子自書供云。雲庵係崇禎第三子。名慈煥。年二十歲。兄慈烺即東宮。同為周后所生。弟慈燦田妃生。煥居景仁宮。乳母鄧蔣。八歲就外傳。講

讀宮傳張賊犯都時先帝托予於張近侍及指揮黃貴送周皇親家不納潛藏民間為閩搜出隨營到山海關閩敗携之潼關隨營至荆襄遇左良玉戰閩敗散即隨左營改姓黃稱為黃貴叔左兵為黃得功所敗黃蜚據左兵船殺貴張近侍以實告蜚秘其事明年五月得功亡蜚勢走太湖遇江西樂安王蜚托之王勢往孝豐遇瑞昌王樂安往閩以予托瑞昌轉藏九月詣於潛鄉官余文淵家假稱宋座師公子有湖廣人陳砥流時相親密砥流改名李玉臺算命浪跡得太平府鄉夏各鄉重義即與名鄉同主於潛來接予在陳監生家監生與文淵說知而別予改姓孫名卿以文字之四年十二月余文淵與知縣不和前事遂露行文太平查不獲五年正月朔予削髮為僧歸雲庵或稱一鑑或稱起雲砥流亦忽張忽李隨口應人浪跡江北各庵砥流訪知寧國府秀才沈辰伯好義六年七月同予往訪

於船中一老秀才弓飛六善詩文。長伯即托飛六留家讀書。八年閏二月。辭別沈呂二人。與砥派復到夏家。三月完親。因夏貧苦甚。自租鄉村空屋一間居住。度日維艱。四月與砥派議往蕪湖。借銀二十兩。買細茶。同徽客汪禮仙往蘇州賣。禮仙與常州人楊秀甫吳中虎丘相識。茶賣畢。同到常州。秀甫言鄭介之是好。人。到其家住幾日。介之又言路遇是好人。即往謁路遇。臨行時。送吳中詩扇一。其母銀伍錢。在路過家住幾日。將回夏家。不意吳中私作假劄。賈利不遂。因出首於抚院。抚院差官先到寧國。沈呂二家。跟尋至蕪湖。即獲砥派。予挺身出。隨抚院差官起行。於途遇江寧趙同知。當塗某知縣。帶到太平。隨到江寧也。

東村老人曰。三皇子。定王也。路過家。懷遠侯一見。言曾侍班識王。此非是。或云出幼八年。猶故貌耶。又有疑者。謂左方反兵東下。必

喜得王。何故隱名。太湖安慶屬縣黃黃一帆到海。尋依李監奉義陽王。何故舍皇子而戴宗室。嘻。事固有不可度者。存疑可耳。

左懋策字籬石。萊陽人。辛未進士。刑科。奉詔督兵湖襄。弘光改元。入見。陳中興大計。命視師江上。除僉都御史。馬士英議遣通好。懋弟母死於天津。因請使北。遂與陳洪範馬紹愉同使。八月行次滄州。陳洪範遣信先致吳三桂封冊。三桂不敢封。紙奉攝政王。九月至楊村。士人曹遜金鑣孫正彊謁見。言報國之志。懋弟署以參謀。十月進至張灣。聞以四夷館處使臣。行屬國進見之禮。洪範無言。參謀陳曰。此事所繫甚大。懋弟爭之。乃改鴻臚寺。遣官騎迎。十四日。內院剛林來。責以朝見。懋弟一一抗拒。聲色俱厲。剛詘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懋弟終不屈。既持國書金幣去。懋弟遣參謀陸公諒陵事請不得。乃陳太宰於寺廳。率將士哭三日。二十七日。忽數騎來遣行。出永定門。十

一月初五日止滄州十里鋪。又數騎遮懋弟及紹倫送從行者自
南北。副將張爰才楊逢春劉英止滄州。懋弟返京止太醫院。懋
嚴懋弟上攝政王啟。不報。明年正月。劉英及曹遜金鑣入訊。懋
見遂發疏。令金鑣及都司楊文泰赴金陵奏之。及還。金陵已失守
矣。曹遜曰如何。懋弟曰復何言。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既平。再下
令。副將艾大選首脫如詔。懋弟立杖殺之。十九日。捕不測。懋弟曰
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可速殺我。遂下獄。二日。懋弟
內朝。懋弟南向坐於庭下。攝政王問在庭。懋弟云何。吏侍即陳曰
福王來不可饒。懋弟曰。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兵侍即金
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弟曰。汝何不知羞耻。我今日止有一死。又
以言。懋弟王揮出新之。僉都趙開心將起有言。同坐掣其裾而止。懋
弟至宣武門外。神氣自若。南向四拜。端坐受刑。懋子楊源泣稽首而

彼行刑。懋弟既出。趙開心始得啟王。王將殺之而已。報死矣。馬紹愉
率所役將士悉刺頭降。恭謀陳暨武官王一試劉統王廷佐張良佐
俱不刺。同日遇害。其在太醫院也。洪承疇弱之。懋弟曰兒也。承疇初
古敗死。先帝賜祭。加醢九壇錫蔭久矣。今日安得更生。李建泰亦來
謁。懋弟曰。受先帝寵然。不能殉國。降賊。又降清。何面目見我耶。漢臣
投謁者皆受罵。漢臣亦憚見之。其聞江南陷。題詩云。峽城集封豕。路
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摠不磨。

東村老人曰。蘇石之死。比之文信公尤烈。有一人而可洪。中朝三
十年之穢氣。亦見讀聖賢之書者。原自有人實踐。紛々盜谷無助
堂妄言聲氣。賣降。恐後何哉。